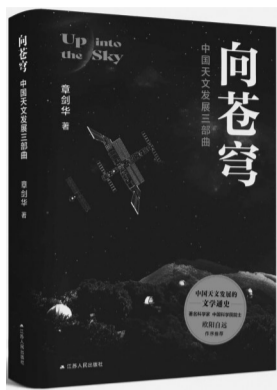


倾心用情说天文

王翔宇



《向苍穹：中国天文发展三部曲》
章剑华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4年1月

中国的科技发展源远流长，不好说一直领先西方，至少与西方并驾齐驱，不相伯仲，英国人李约瑟对此有认真全面的梳理。而中国的落后应该是在明代中后期，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率先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使欧洲的科技水平大大领先于东方，这都是基本的常识，人所共知。但就天文这一科技发展的分支而言，中国的起步并不算晚，历史课本上经常提及的先民们的夜观天象、仰望星空，并非后人的想象与臆测，《甘石星经》更是先人就天文观测的独特文本，被屡屡提及，没齿难忘。但，毋庸讳言的是，在中国浩瀚无垠的历史长河之中，我们多熟悉儒家经典，多熟悉王朝更迭，多熟悉帝王将相，多熟悉诗词歌赋，就科技，就天文，往往是大而化之，语焉难详。章剑华不避困难，敢于迎接挑战，从古到今，行程万里，穿行历史的苍茫，贴近当今的前沿，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就中国天文事业的发展，进行梳理盘点，撰就近50万字的《向苍穹》，堪称其众多著述中的最新收获。

科技发展到今天，嫦娥计划，所谓“绕

落回”，羲和号探测太阳，巡天遥看几千河，每每见之于媒体，但囿于种种原因，多是新闻披露，简短而难窥堂奥。《向苍穹》以13章的丰富篇幅历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天文事业的巨大发展惊人进步，被章剑华概括为“巡天时代”的辉煌。张钰哲这一科学家，不少人虽然知道他的鼎鼎大名，知道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星辰，但张钰哲的成就究竟在哪里？他与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紫金山天文台究竟是何关系，他的命运归宿如何，普通读者就不甚了了。至于紫金山天文台当今的现状如何，张钰哲之后的紫台路在何方？这里的科研水平在整个中国天文事业中究竟处于何种状态？非专业人士更是雾里看花不明所以。章剑华为读者细说张钰哲的人生故事，采访苏定强院士，了解自主研制大口径天文望远镜的艰辛，晤谈崔向群这一从车间里走出来的女科学家，已经辞世的南仁东与地处大西南的超级射电望远镜，还有常进、李惕碛、叶培建、欧阳自远、方成、甘为群、赵海斌等，这其中既有天文界的权威，也有天文界的中坚与新锐，探月征途，火星寻访，探日寻梦，乃至中国空间站的设立，夸父追日不是神话，嫦娥计划已经实现，群星璀璨，令人气壮。

科技发展往往有突然飞跃而一日千里，而飞跃加速并非无缘无故毫无逻辑，它自然有其规律可循，天文一脉自然也不例外。中国近代以来的天文业发展，步履蹒跚，荆棘满途，却也可歌可泣，可圈可点，章剑华称之为“天眼时代”的曙光。曙光晨曦，黎明在前，走出漫漫黑夜，也是筚路蓝缕，殊为不易。中国的天文工具被人掠走远至欧洲的波茨坦，这是庚子之乱留给中国的巨大耻辱，最终这一中华古仪器得以回归，吐气扬眉，也令人五味杂陈。紫金山天文台的选址居然也是一波三折，余青松、高鲁等几乎被尘封的名字在章剑

华的笔下得以生动呈现，令人唏嘘。北京观测台、紫金山天文台拔地而起巍峨耸立，谁料好景不长，日本大举入侵，只能是举国搬迁，不能资敌。但即使内迁之后的天文科学家与工作者们仍旧不敢懈怠，孜孜以求，观测日全食，想尽一切办法继续科学研究。这样的烽火连天中的自强不息，这样的卧薪尝胆生聚教训，也正是中华民族科学精神薪火相传的最好注脚。

溯源探流，慎终追远，是一种血脉相连，是一种向古而生，是一种文化自信。章剑华讲述中国古代的天文发展，避免枝蔓芜杂，无意全面勾勒，他撷取周公测景台、屈原的《天问》、司马迁《史记》的《天官书》、张衡的浑天仪、祖冲之的祖历《大明历》、郭守敬的《授时历》、徐光启的《崇祯历书》，更有北京古观象台所遭受的劫难与蹂躏，一一道来，堪称中国古代天文的历史简本。中原的周公测景台，屈子行吟处，司马迁的故里，张衡曾经工作过的地域，祖冲之在南京的踪迹，郭守敬、徐光启或在北京或在上海的遗迹，章剑华都一一亲临，身处现场，感受科技先贤们的工作场域，体会古远历史的神秘美妙，感受多多，遐思悠悠，也让书写天文科技的文字增添了生动妩媚。

水寒孤棹触天文，直似乘槎去问津。纵使碧虚无限好，客星名字也愁人。书写呈现科技题材，有难度，不容易，事非经过不知难。当年徐迟写李四光、陈景润、蔡希陶等，深入其中，举一反三，数易其稿，成为报告文学史上的名篇而被反复提及。章剑华充满激情，迎难而上，勤勉有加，他写故官文物南迁，他写大江之上的长虹卧波，他写乡村振兴，他写费孝通一举成名的吴江乡村，都是披荆斩棘，不惮繁难。写航天题材者众，他却另辟蹊径，书写天文，且从古至今，如此呈现，不同凡响，可喜可贺。

生命的相遇



《时间之野》
何述强著
漓江出版社
2023年12月

《时间之野》是广西作家何述强新出版的散文作品集，该书分为三辑，即《隐伏的村庄》《仿佛一道电光》《江山诗意此中藏》，通过事物与人情的交互对话，写出物与物、人与人、人物相遇的诸多绝妙滋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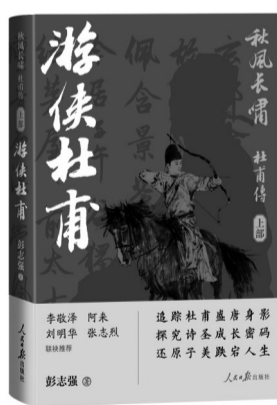
何述强的写作常常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激活诸多沉寂之物的生命活力和文化意义。这些沉寂之物可能是一个神秘而令人生畏的深窟子、一块青砖、一段旧城残基、一些壁画、一些雕像，或者一坛酒、一份竹筒……作者在《青龙偃月刀守护的阅读》里，观察到诸多的庙堂中都出现周仓用大刀守护关羽自顾埋头读书的形象，由此生发出对现今的阅读问题的深刻反思，并启发我们道：“这个世界，恐惧、焦虑与灾难从未真正消除，大地的欢欣与忧愁百感交集，没有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胸中没有涌出超越功利的一脉脉清流，阅读一定会变得很艰难，至少不那么纯粹。”在《聆听湘江，回首苍茫》里，作者观摩湘江战役纪念馆后，体会到即便俞伯牙和嵇康在世，也无法表奏湘江之战那些英勇战斗的英雄痛彻心扉的流血、牺牲。在《仿佛一道电光》里，伏波庙的人物陶塑里有母亲低首看顾孩子的景象，这正与来庙里观摩的香客中母亲照顾孩子的情景穿透时空的相合……何述强的《时间之野》喜欢着落在一般人不易觉察的事物上，写出常人未曾体察的幽微，把事物与人情糅合，写出人、事、物相遇的生动活泼的生命体验。

何述强的写作还以歌颂和缅怀那些贴近大地的旧事物的“神圣、高贵和庄严”，来提醒城市高楼上的人们注意自己架在高空中的姿态。面对“人类逐步寄生在自己制造的新物质和虚拟空间里”的光鲜与脆弱，他忧虑人们逐渐丧失在自然环境中生存的能力，这不仅让人类失去了与自然默契的灵犀，更重要的是“人本的价值受到忽略”。也许正因为如此，何述强喜欢像人类学家一样去寻访、观摩、体验、领会少数民族的各种仪式活动。他不仅沉浸体会仪式所营造出来的神秘情境，领会宇宙的启示；还陶醉于多民族同胞的“彬彬有礼，问询、寒暄，像古人一样庄重地坐着，严肃地讨论问题”而又不失天真活泼地戏谑的多元文化。在与原生态文化和少数民族同胞的相遇中，作者看重的是在这种人类向神灵匍匐低首的姿态中，细腻的化而入微的对心灵的陶养，以及对人性自身的追回。

何述强出生于乡村，他的作品呈现一种生活于城市而回望乡村的特色。他较少直接书写城市文化，而是倾尽心力建构和打磨返照现代文化的反光镜，以此来帮助现世的人们调谐心灵的准针。慢下来阅读何述强的散文，与其中的事物和人情、与作者对话，可借助其精神进入山川丘壑和世情文化，帮助读者丰富自身的生命体验，甚至建构自身的精神大厦，进而创造动人的文学和文化成果。

创新书写诗圣的“杜甫新传”

寇玉苹



《游侠杜甫》
彭志强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23年10月

“生活苦不苦，首先问杜甫”，常常听到朋友们类似这样的感叹，虽是玩笑话，但形成共识。我曾认知的杜甫就是这样，主要来自教科书上的杜诗，是未老先衰却忧国忧民的杜甫：“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是生活拮据又友善仁爱的杜甫：“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是潦倒多病且满目愁苦的杜甫：“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似乎唯有《春夜喜雨》中的杜甫才有一些生活的甜。

彭志强的新书《游侠杜甫》，一听书名就能感知，那是书写一个快意江湖的杜甫，这让我顿时点燃阅读兴趣。杜甫一生（其实是后半生）给我感觉太苦了，我想通过此书多了解一些诗圣的青春与成长故事，仿佛一旦读到杜甫英姿勃发的一面，储存在记忆中的杜甫愁苦模样就会像川剧变脸一样迅速变换为一张眉舒目展的面孔，他的那些穷困潦倒的苦日子就能多一些甜。

此书，果然取下了杜甫“满目愁苦”这个横亘在大多数人心中的标签，从童年杜

甫到少年杜甫再到青年杜甫，书中的“杜甫群像”看上去是那么的陌生，又是那么的亲切。他，饱读诗书，器宇轩昂，洒脱豪迈，甚至有些放荡不羁。他，热爱剑舞，擅长骑射，鲜衣怒马，深谙兵法谋略之道。他，立志“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渴望“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哪怕因为父亲去世家境衰落了，豪情依旧：“丈夫四方志，安可辞固穷”，仿佛身体里涌动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英雄情怀和儒家仁爱。这样重塑的“杜甫”，满目星辰，志向远大，青春洋溢，有些甜，仿佛随便从书中截住一个青少年时期的“杜甫”就能抹去他生活的苦。

彭志强的《游侠杜甫》除了对杜甫“游侠”这一定位新奇、传神，还有叙事写作方面的创新。杜甫的人生故事，作者的考察故事，自由穿行于书中，读来非但不突兀，反而更让人觉得可信，杜甫就是这样走完跌宕起伏的一生。此书，是双线叙事，作者紧跟杜甫人生踪迹去追踪，去印证，去遐思，去与杜甫跨越时空对话，可谓一部沉浸式书写杜甫的新传。

尤其是随着阅读的深入，我会被书中的文字深深吸引，眼前不时晃动着两个交相辉映的身影：一个是壮志凌云、快意穿行于盛唐山水之间的诗圣杜甫，他英姿勃发，骑胡马，挟长弓，剑不离身，箭无虚发，正是浪迹江湖、洒脱豪迈、尚无愁苦表情、向往建功立业的游侠杜甫。一个是脚踏实地、执着行走于杜甫诗歌遗迹的作家彭志强，他小心翼翼地重叠着诗圣走过的每一个脚印，不断吟唱着诗圣当年在当地随口歌咏的绝句，探寻每一个韵脚的背后故事。这两个形象，一前一后，紧密相随，有时像杜甫与李白“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的热忱交游，有时是彭志强与杜甫梦幻般的“相遇”和“畅谈”，他们面对同一片山川河流，梳理同一条杜诗文脉，重新“气酣

登吹台，怀古视平芜”，重构“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时不时发出穿越时空的长吁、短叹和悲歌。书中紧密交织的杜甫人生故事和作者考察故事，是彭志强的一种沉浸式写作，带给我的阅读体验是生动有趣，而且引人入胜，恨不得自己也能参与其中。

把青年杜甫定位为“游侠”，无疑是彭志强给杜甫学界也给文学界贡献的一个研究诗圣的崭新而独特的视角。我甚至一度揣想，把“游侠”一词用到杜甫身上绝非他凭空杜撰而来，一定是彭志强在万里追寻杜甫踪迹途中的某一时刻，与千年前的诗圣有了某种电击般的心灵感应，才从心底迸发而出。透过书中那些灵动飞扬的文字，我能真切感受到彭志强在杜甫“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追鹰逐兽路上那种畅快，像极了诗圣当年听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时而生发的“漫卷诗书喜欲狂”。读《游侠杜甫》，杜甫的游侠形象给我的心灵冲击很大，彭志强是以身体力行去寻访杜甫遗迹，是以一颗心紧贴另一颗心去书写诗圣，这种因沉浸式写作而喷涌的文字，不光有呼吸，还会沉吟，会高歌，会呐喊。亦如诗圣杜甫的那些不朽诗句，时隔千年，依然激荡在我们心中。

对于诗圣来说，有彭志强这样热忱、执着的追寻者和杜甫诗歌文化的传承者，杜甫是幸运的。对于彭志强而言，有杜甫这样超凡入圣的诗圣引领人生路，作为后学者，他也是幸运的。先贤与后学，皆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文字激荡读者心弦，作为读者的我们又何尝不是幸运的呢。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星光灿烂，“杜甫诗歌文化”以其独特的耀眼光芒辉映星空。彭志强沉浸式书写的《游侠杜甫》，不仅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再添新的光彩，也是盛开在文化繁荣的时代潮流中一束艳丽奇葩。